



燕子

(外二则)

◆ 季川(江苏南京)

燕子像一道闪电
瞬间就被春风唤回
也被某个屋檐再次珍藏

在俗世久了
你必须学会抬头
仰望天空吧
看看那个矫健的身影
学会在春天
为自己精神抖擞地活着

鹅卵石

一颗鹅卵石又一颗鹅卵石
它们安安静静
与小溪日夜相伴

它们也许一辈子
都不能开口说话
但它们知道流水的
志向在哪里
它们只需守护,只需守护
一条溪流对整个春天的承诺

山岗

它们普遍个头不高
却能够接得住
蓝天白云,也能接得住
青翠的轻风和细雨

春天来了,它们又与
田野和村庄
融为一体,与我们互通有无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把春天穿在身上

姜奕婷(宁夏银川)

从立春到惊蛰,我眼巴巴数着节气,盼望着春天真正到来。

西北的冬天总是被一种近乎固执的单调统治着。街道两旁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像老人干瘦的手指,倔强地指向灰蒙蒙的天空。即便来到公园,也仅仅有几棵松柏点缀在周遭的荒芜之间,松柏的枝叶有些绿色,却又不像它们种在南方时的那种绿,是一种西北特有的灰灰的暗绿色。我想它们也和我一样在渴望一场春雨的来临吧!

近几天逐渐升温,周末路过商铺,一家店里的衣服吸引了我的目光,橱窗玻璃后面,鹅黄、淡绿、橘粉、淡紫,几件春装像初绽的花苞迎面而来,这些鲜嫩的颜色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晕。我贴着玻璃,看着那些轻盈的衣裙,仿佛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我忍不住推开门走了进去,有一串铃

铛叮咚作响。店员是个扎马尾的漂亮姑娘,她笑着对我说:“姐,这些都是刚到的春季新款,要不要试试?”我点点头,犹豫着该先试哪一件,她向我推荐了一件鹅黄色的毛衫和淡紫色卫衣,搭配一条米白色的裤子。“这颜色适合我这70后吗?”“试试吧,春天来了,大家都适合穿明媚的颜色!”这句话打动了,我接过衣服走进更衣室里,脱下厚重的冬装,小心翼翼地穿上那件鹅黄色的毛衫,柔软的触感恰似春日里暖暖的阳光,新鲜的颜色让镜子里的自己仿佛年轻了几岁,连眼神都变得明亮起来。

衣服很合身,以至于我穿在身上就不舍得脱下来,店员帮我剪下标签,又将旧衣服收起装袋。我将外套一穿,美滋滋地走出店门,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路过一家花店,觉得今天的花也分外妖娆,我买了几支

向日葵,黄色的花朵和我的衣衫很相配,大大的花朵像在我心中绽放,又买了一束百合,花香立刻钻进我的鼻子,似乎也钻进身上鹅黄色的毛衫里。

回到家里,我把花朵搭配着插进花瓶,家里的气氛马上不一样了,从冬天的荒芜跳脱到春夏季的芬芳。我打开音响,播放着《春之声圆舞曲》,开始整理衣柜。厚重的深色羽绒服、围巾、手套、加绒裤,这些冬衣被一件件收起,它们已经完成使命,该像冬眠的动物一样睡上一大觉,安静地等待着下一个冬天的到来。衣架挂上了新买的春装,鹅黄、淡紫、米白,这些颜色让整个房间都明亮了起来。还有些各种颜色的裙装,也找出挂起来熨烫好,天气越来越暖就可以穿在身上了。

站在窗前,我望着远处的天空。几只燕子掠过,划出优美的弧线。楼下的草坪上已经有

些若有若无的绿色,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几位老人正带着孙子在晒太阳,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不再是深沉的色调。一位老太太穿着橘红的外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精神。几个孩子追逐着跑来跑去,也穿着鲜艳的衣服和鞋子,天蓝、粉红、果绿,这些颜色孩子们穿起来一个比一个漂亮,他们跑着、跳着,比着蹦高去够树枝上刚冒出的嫩芽儿,欢快的笑声在空气中荡漾,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忽然明白,人们盼望春天,不仅仅是对温暖的期待,更是对生命力的渴望。就像那些在寒冬中蛰伏的种子,终将在春天破土而出一样。

我身上穿着的也不仅仅是一件春装,更像是整个春天。它在我身上绽放,在我心里生长,让我成为春天的一部分,我打开窗户,走向户外,与万物一同苏醒、一同欢欣。

见过花开就好

葛鑫(浙江杭州)

今年的春天来得晚了些,已是三月了,风从檐角掠过时,仍像裹着碎冰的刀刃,可墙角那株蜡梅却愈发舒展着金黄的花瓣。积雪在枝桠间凝结成晶莹的冠冕,反让暗香愈发清冽地渗入料峭的空气里,仿佛在冰封的帷幕后藏着一支无声的春之序曲。

十七岁那年的春雪也这般绵长。放学的铃声撞碎暮色时,我总爱绕道经过青砖巷弄。新雪覆盖的巷陌间,每一步都踩出细碎的冰裂声,却在某个转角的瞬间,被幽香勾住衣角:虬曲老梅枝上缀满琥珀色花苞,偶有还未消融的积雪压弯枝条,可那些嫩黄的花瓣仍在倔强地仰着头,把芬芳织进暮色渐浓的雾气里。

那年的暗恋也带着蜡梅的质地。后桌男生总在课间轻哼《雪落下的声音》,他的衣服袖口沾着蓝墨水,却能在草稿纸上画出栩栩如生的梅枝。有次值日

时,我故意留到最后擦黑板,瞥见他在教学楼的大厅里,用冻红的手指在写黑板报。暮色里他睫毛上的冰晶和蜡梅花瓣上的霜雪奇妙地重叠,成为记忆里最清晰的瞬间。

后来才懂得,有些绽放注定要在寒潮里完成。蜡梅选择在凛冽的时节舒展花瓣,或许正是因为懂得:被冰雪亲吻过的芬芳,才能在暖阳里酿成更醇厚的记忆。就像那个总在画梅的少年,每年立春仍会寄来手绘的贺卡,画面永远是一枝穿越时空的蜡梅。

站在三十年后的春寒里,我时常凝视小区转角那株老梅。它的根系早已穿透混凝土裂缝,在排水管与电缆的夹缝中辟出生路。

那年深冬回家探望病重的母亲,病房窗台竟摆着水培的蜡梅。母亲雪白的银发,与玻璃瓶里遒劲的梅枝形成奇异的互文。“当年讲《卜算子·咏梅》,

总觉得陆游太悲情。”当老师的母亲轻抚花瓣,输液管在苍老手背蜿蜒成另一条根系,她苍白的面容带着微笑说道,“现在才懂‘零落成泥碾作尘’不是结局,梅香融进土地,是在给明年的新芽写情书呢。”

生命的美,或许正在于不执着占有绽放的刹那。像山寺古梅见过唐宋的月亮,老城拆迁区的野梅目送过三代人的悲欢,医院窗台的梅凝视过生命的轮回……它们从未试图定格芬芳,只是坦然接受季节的馈赠。当我们不再追问“花落谁家”,反而能看见每片花瓣坠地时,都在大地上写下新的韵脚。

起风了。蜡梅在风中轻轻摇晃,抖落的不仅是花瓣,还有我们强加给春天的期许。但有什么关系呢?暗香早已渗入土地,在肉眼看不见的维度里,无数根须正编织着下一个冬季的芬芳。

跑步与人生

李新国(宁夏银川)

生。最后,他毅然选择弃商,开始从事自己最热爱的事情:写作。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代写作名家诞生。他在书中写道:“跑步时,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只脱离肉体、独自飞翔的灵魂鸟。那时,我可以思考、可以感受、可以悲痛,也可以欢喜。”跑步,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无尽的灵感。

其实,在我们坚持梦想的路上,时时刻刻四面八方一定会响起质疑的声音。只有坚定地相信自己,遵从自己的本心,才能让梦想最终照进现实。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多人因害怕质疑和困难,却步不前。村上春树在一次采访中,“我认为,人生基本上是一个人在不断重复做类似的事情中度过的。重要的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行动,哪怕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抗争。即使是一点点,也要坚持自己的选择。”

在人生的过程中,你有你的上坡路,也有他的平坦道。人生是你的,你的选择也是你的,与他人无关。在人生抉择之时,需要屏蔽外界的噪声,坚信自己,才能专注内心走好自己的路。让我们以自己的节奏奔跑起来,耳边听到的只有风声,迎来的也会是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

春日焕新

杨力(四川金堂)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朱熹的一首《春日》,道尽了春天的万紫千红。东风吹来,万象更新,大自然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此刻走进大自然,来一场与春天的约会,一定血脉舒畅,神清气爽。

一到三月,朋友的邀约如期而来,去爬山踏青、摘香椿、吃春饼。一帮老友,在满目清郁的山间踏青野炊,就近在农家买些新鲜的春笋、萝卜,和着姜葱切成细丝,而另一边,用溪水搅拌面粉鸡蛋成羹,把自带的平底锅放在灶间,熟练地把面粉羹在平底锅里摊成薄片,包上菜蔬与姜葱细丝,浇上调料,千呼万唤的春饼便大功告成。另有采摘的新鲜香椿,用沸水焯一遍,下锅与鸡蛋同炒,一盘椿芽炒蛋完美收官。春饼入口,满嘴春天的香甜,椿芽入喉,满腹春天的温暖,踏青野炊留下的美好,让老友们都感觉提神舒心,人一下精神了。

朋友说,他这样安排,是有讲究的。以春饼来说,在中国的传统饮食习惯中,能够流行无数朝代,横跨千年历史的小吃可能不多,但春饼一定是其中之一。春天万物复苏,阳气升发,而春饼正好体现了“顺势而为”的养生观。诗人杜甫“春日春盘细生菜”和陆游“春日春盘节物新”的诗句佐证了春饼自古以来的流行,而李时珍则把春饼的内容概括得更详尽,说“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谓之五辛盘”。其间的五样蔬菜都具辛荤之味,春天食用后能助人洗涤肠胃,振奋精神。

再说说香椿。椿芽炒蛋,椿芽拌豆腐,都是春天里最受大众喜欢的野菜。香椿树本来野生,受天地灵气滋养,顺四时而发。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到处是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色,香椿树也是嫩芽点点,采而食之,满足的不仅仅是口腹之欲,更是让舌头和身体适应自然的步调,中医学认为其有补肾壮阳固精、止吐止痛杀虫的功效,现代医学认为有养颜抗衰老、开胃健脾缓解干燥的作用,药食同源在香椿这儿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朋友的话让我想到了春日焕新里的许多千年习俗,如吃春食、踏青赏春、贴春字、布置家居新景等等。印象里,小时候,每到春天,母亲就会在门上贴一个大大的“春”字,迎着“春”字走进家门,顿觉春风扑面。不仅如此,母亲会提前把开有花骨朵的桃枝插进花瓶,在花盆里种上郁金香、蝴蝶兰、长寿花,它们在三月里绽放,明丽的色彩激发每个人的生机与活力。

春日焕新的习俗,丰富的不仅是生活,更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当我们以现代眼光解码春俗密码,发现其中蕴藏的不仅是文化基因,更是健康生活的自然法则。